

骑着马儿
上天山

□童鸿杰 文摄



仙女湖倩影

从新疆旅游回来已经十多天了，脑海里还是那些美丽的画面。于是趁着夜深人静，又翻出了手机里的照片。

赛里木湖、薰衣草庄园、库尔德宁、那拉提草原，一幅幅美景，令人浮想联翩。咦，这里还有一张骑马的照片。对了，那是行程的第七天，和同伴们一起去的仙女湖。

去之前，听导游说，仙女湖是天山深处的高山湖泊，海拔两千多米，三面被雪山环绕，湖水清澈见底，湖边野花遍地，可漂亮啦。那要怎么去呢？骑马去。可是我没有骑过马啊。没事的，很多游客都是第一次骑，那马都很温顺，还有领队带你。

先是一段很长的上坡路，感觉有些颠簸。第一次骑马的人，浑身紧张，握着马背上的铁环，手心里面全是汗。当地的领队提醒我们，要用前脚掌踩住马镫，不要把整个脚踩进去，不然腿部用不上力。还说上陡坡的时候，要不时地踢几下马肚子，不然，你的马偷懒了，容易给后面的队伍造成拥挤。知道啦。

终于到了第一个山脊，我问领队还有多远。领队以为我赶时间，说可以带大家跑起来，吓得我连连摆手，说我就是骑着有点难受。第一次骑马啊，领队说，那你身体的摆动要跟上马儿的节奏。我试了一下，好多了。

身体一轻松，感觉耳聪目明，眼前全是风景。确实，远处是终年不化的雪山，四周是草原、峡谷与直冲云霄的大树。清风吹过，带着花草的清香，让人忍不住大声欢呼。欢呼声中，我看到了一只硕大无比的土拨鼠。它圆滚滚、胖乎乎，探着脑袋，见人也不怵，好像还在跟你打招呼。

山坡上，到处是哈萨克族的牧民。最让我惊叹的，是几个小男孩。他们不过六七岁的样子，却骑在马上，挥着马鞭，自带潇洒的风度。领队说，他们世代逐水草而居，以骏马为伴，是真正的马背上的民族。

让人自叹不如。

居然还有溪流。流水潺潺作响，把牧民的毡房，串成了一个白色的铃铛。多美的溪流啊。它翻山越岭而来，它奔腾向下而去。这小小的溪流，在阳光的照射下，神采奕奕。它是金色的溪流，更是献给雪山的绶带，无比华丽。

仙女湖到啦。在同伴们的呐喊声中，我看到了天山深处的圣境。湖水清澈如镜，呈现出透明的青绿色。蓝天白云，群山林海，尽数倒映水底。湖边有绿草如茵，野花遍地，还有一群牛羊在悠闲地踱来踱去。

在仙女湖畔，我骑着马儿缓缓前行。这里地势平缓，没有山路的颠簸，疲惫的情绪也被眼前的湖光山色所治愈。同伴们沉醉在绝美的风景里，纷纷停下脚步开始打卡，湖边都是我们的欢声笑语。笑声久久回荡，不曾散去。

下山的路上，大家心情格外舒畅，说这样的经历，真是难忘。还说起了徐霞客，说当年要是有条件，他老人家一定会来到这里写下名篇。

是啊，徐霞客三十年穷游中华大地，天台山、雁荡山、黄山、庐山，经他笔墨，千古流传。他还写过无数的旅行日记，《浙游日记》《楚游日记》《黔游日记》《滇游日记》，带给后人“天乎其下，地乎其下，居天地之中者为中国”的自信。

如果他老人家，在天山上骑着马儿，会是什么心情。也许他经过一路颠簸，感到饥饿，感到劳累，感到身体有些伤病，但是他一定会振奋，会开心，会庆幸自己以牺牲者的勇气前行，有持久不灭的坚韧指引。

踔厉奋发，砥砺前行。徐霞客为何这般坚韧。我想，因为他有伟大的探索精神、科学精神、求索精神、实践精神，所以在信仰的漫漫征途上，能够用思想的光芒为沉重的肉身增色。

这光芒，照亮天命之年的我，照彻快马扬鞭的人。

夜宿千户苗寨

□石志藏 文/摄

回来宁波已经有一段时间，我还经常回想起那样的场景：我站在西江千户苗寨的中央，仰视最后一抹晚霞，被黔东南层峦叠嶂的黛色山影悄然吞没，期待着它一天中最具魔幻现实主义色彩的時刻的到来。

如果说白昼的苗寨是一幅色彩浓郁、笔触粗犷的民俗油画，肆意铺陈着苗族人民生生不息的劳作与欢歌；那么夜幕下的苗寨，则化作了一首流淌在时光褶皱里的散文诗，神秘、深邃且极尽温柔。夜宿于此，绝非仅仅是一次身体层面的休憩，更是一场关于光影变幻、自然声籁与古老文化的沉浸式对话。

夜宿千户苗寨，我为的是选择一种回归木质肌理的原始生活方式。这里的客栈民宿大多依山势而建，散落在半山腰那片密密麻麻的吊脚楼群中。不同于山脚商业主街的喧嚣与躁动，山腰的居所多了一份“结庐在人境，而无车马喧”的避世静谧。

我是一个追求极致视觉体验的旅人，于是选择了一家带有观景露台的半山民宿。当夜色四合，泡上一壶当地特有的藤茶，静坐于露台之上。此时，不需要任何摄影滤镜的修饰，眼前的景色便足以震撼人心。对面的山坡上，上千户人家的灯火次第亮起，暖黄色的灯光勾勒出吊脚楼层层叠叠的轮廓，沿着陡峭的山势蜿蜒而上，直至山顶。在这片浩瀚的灯火海中，我真切地感受到“万家灯火”这四个字所承载的温度与分量，那是人间最极致的浪漫。

晚餐过后，我沿着寨子里蜿蜒的石板路缓缓下行，便来到了白水河畔。夜晚的白水河，褪去了白日的浑浊与嘈杂，在两岸景观灯的映照下呈现出一种深邃的墨绿色，宛如一条流动的翡翠。横跨河上的五座风雨桥，是夜游苗寨不可错过的景致，它们如同五颗明珠串联起苗寨的古今。

特别是观景台正对面的那座风雨桥，在夜间被景观灯装饰得金碧辉煌，飞檐翘角在夜空中划出优美的弧线，倒映水中，虚实难辨。站在桥上，河风拂面，带走了白日里积攒的燥热。桥下流水潺潺，偶尔有身

着苗族盛装的姑娘走过，身上的银饰在灯光下闪烁着细碎而迷人的光芒，环佩叮当，与流水声交织成悦耳的夜曲。

夜宿苗寨，人的听觉的享受往往容易被视觉的震撼所掩盖，但唯有在深夜，当喧嚣的游客散去，真正的苗寨才会显露它的本真面目。

我关上窗，隔绝了街道的喧闹，山里的夜静得出奇。这种静，是一种充满生命力的宁静。你可以听到远处山涧泉水的流淌声，听到风穿过吊脚楼缝隙的呜咽声，甚至能听到不知名的虫儿在草丛中低吟浅唱。躺在床上，我想象着千百年前，苗族的祖先为了躲避战乱，跋山涉水来到这片深山，在这险峻的山坡上立起第一根木柱，燃起第一堆篝火。这万家灯火的背后，是一个民族坚韧不拔的生存史。每一盏灯火下，或许都有一个苗族家庭正在围炉夜话，讲述着蚩尤的故事，传唱着古老的歌谣。

这种时刻，我会感到一种莫名的感动。在现代都市的钢筋水泥森林中，我们早已习惯了车水马龙的轰鸣，却久违了这种与自然同频共振的宁静。夜宿千户苗寨，给了我一个机会，去重新学习关于如何倾听，如何与自然对话，如何与自己的内心独处的命题……

夜宿的意义，往往延续到次日清晨。当第一缕晨光熹微，山间的薄雾还未散去，苗寨便从沉睡中苏醒。推开窗，我发现昨晚那片璀璨的灯海已经隐去，取而代之的是青瓦木墙的真实质感。家家户户的屋顶上升起了袅袅炊烟，白色的烟雾在黛色的山峦间缭绕，宛如一幅流动的水墨画般写意。早起的老人在巷弄里生火做饭，偶尔传来几声鸡鸣犬吠，充满了浓郁的生活气息。

我走下吊脚楼，呼吸着清冽湿润的空气，看着这座古老的寨子在晨曦中一点点清晰起来，我明白为什么人们说西江千户苗寨是“活着的化石”。

夜宿于此，我不仅是一个旁观者，更是一个参与者。即参与了它的夜晚，见证了它的清晨，我的梦境与这片土地的记忆，在这一刻完成了奇妙的交融。



千户苗寨